

鳳鼓朝鳳

Fenggu
Chao Huang

下

沉金◎著

我倾了前半生去爱一个男人，又花了后半生去恨他，到头来却发现：爱与恨，本生同根。若说无缘，偏又相见；若说有缘，对面难牵。或许，都只得叹一声：空劳牵挂，阴错阳差。



朝華出版社

鳳鼓朝鳳

Fengou
Chao Feng

下

沉金◎著



朝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凤鼓朝凰. (下) / 沉金著. —北京: 朝华出版社,
2009. 4

ISBN 978 - 7 - 5054 - 2098 - 4

I. 凤… II. 沉…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54944 号

凤鼓朝凰 (下)

作 者 沉 金

选题策划 杨 彬 侯 开

责任编辑 王 磊

特约编辑 萧 盈

责任印制 张文东

封面设计 80 小贾工作室

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48

订购电话 (010) 68413840 68433213

传 真 (010) 88415258 (发行部)

联系版权 j-yn@163.com

网 址 www.mgpublishers.com

印 刷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00mm × 980mm 1/16 字 数 267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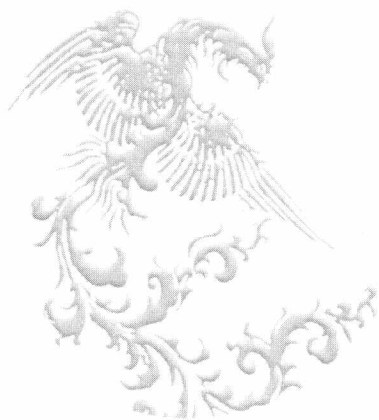
印 张 22.5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装 别 平

书 号 ISBN 978 - 7 - 5054 - 2098 - 4

定 价 28.00 元



目 录

章四三	安内	157
章六二	燕宁和	150
章六一	似无晴	140
章六〇	觅纷纷	131
章五九	鹭中猜	125
章五八	将军烈	119
章五七	朗劫起	112
章五六	纵横道	103
章五五	须思仇	097
章五四	凉州吟	089
章五三	花声泣	082
章五二	魅中仙	072
章五一	道遥散	063
【卷四】	紫手遮天终有泪	061
章五〇	恨晴长	045
章四九	惊风疾	034
章四八	与身逃	024
章四七	暑将搏	016
章四六	灵华乱	009
章四五	向月火	001



章六四	影幢幢	163
章六五	岷难绝	169
章六六	胡不归	174
〔卷五〕	丹凤朝凰始于飞	185
章六七	善藏刺	187
章六八	卧云耕	192
章六九	判官斗	199
章七〇	悲喜天	205
章七一	幻亦真	210
章七二	绣欢颜	216
章七三	何乃瑛	221
章七四	雄如彪	226
章七五	有天成	232
章七六	兴替亡	238
章七七	温汤泪	245
章七八	爽绝杀	251
章七九	换天颜	260
章八〇	华夏王	264
章八一	罪伐谋	270



章八二	风雨骤	276
章八三	浓云蔽	281
章八四	雷震变	285
章八五	风朝凰	291
〔卷六〕	山河高处不胜寒	297
章八六	勤王诏	299
章八七	坠宫舍	302
章八八	望新朝	307
章八九	孟兰盆	312
章九〇	寓直歌	320
尾声		326
番外		330
后记		352

章四五 向月火

若真已是退无可退，便前进一步，又何妨……？



新隆元年，风调雨顺，民安，国泰。

近四年的休憩让不堪重负的黎民从蝗患饥荒中彻底舒缓过来。新帝初政，采纳裴远、杜衡等人建议，开源节流，减免徭赋，安稳民心。人们依稀都觉得，风雨飘摇的前朝是真的已渐远了，否极泰来亦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奢望。

二年正月，开春，新帝再行封赏。迁裴远任中书令，迁宋启贤任吏部尚书，又迁杜衡为御史大夫总领台、殿、察三院。其余旧时东宫属臣，各有要职。又授英国公蔺谦大司马，仍领兵部尚书，授赵国公谢蕴大司空。新帝股肱已逐渐换去了旧朝血液，一朝天子一朝臣。

论功行赏，唯独白氏迟迟不见动静。朝臣纷纷揣测，窃窃间便有人言，度圣上之意是要大加封赏。

直至朝议，新政天子当众臣面前开口，“朕想封上将军为……凤阳王。”

一言既出，满朝哗然。

自圣朝开元，高祖定下铁律，异姓者不称王，数百年来，便无一例外。

如今圣上却要封白弈为凤阳王。一时，反对者甚众。

赵国公谢蕴领一千文武，以祖制相驳，恳请圣上罢议封王，改授白弈为国公。

李晗不愿，又问询蔺谦。

不料，值此众人皆寄望于蔺公力挽狂澜之时，蔺谦却淡然应出四个字：“也无不可。”

紧随其后，大司徒宋乔附议，并奏请：“加封东阳公主为长公主。”

那架势，俨然要将白氏捧上至极之位。

于此，白弈静观一旁，自有思量。

他当然看得出，蔺公不过是想温水煮蛙，将他捧得高了再摔下来，一旦成为开元以来唯一的异姓王，他便成了众矢之的。而宋乔……天承三年一场暗中较量，宋启玉一剑，令得宋氏落败，至于于圣前处境尴尬而又微妙。宋乔此举，亦不过是想借蔺公之手与他较量，奏请加封婉仪更是表其忠心，总要让李家的女儿压过他去，个中意味，一目了然。

这王爵，想来他是躲不过了。倒也不必去躲，博弈阵上，进与退又哪有那么明晰的分别？布局谋策，运筹帷幄，最不惮的，便是擦着刀锋剑刃去取金枝之上高悬的硕果，若说甘冒风险，也不过是“彼此彼此”罢了。但该做足的功夫，依旧是要按部就班。

他连上三表婉拒王爵。圣意坚持择日册封。辞而不允，再受之，无过。

作为其妻的东阳公主李婉仪则十分坚决地辞拒了长公主的封赏，激烈时，竟亲自爬上雕木梯，要拆了公主府的金匾。最终还是闻讯赶回的夫君苦苦地请了娘子下来，再上表，又将本要修建新王府的钱与地拿来建了一座文学馆。这一桩封赏才算是轰轰烈烈毕了，不碍声名远扬。凤阳王的文学馆，藏百家典籍，纳八方贤士，大有将弘文馆、文渊阁也比下去之势，天下怀才者趋之若鹜。白弈乐观其成，凡举可用之才，便举荐入士，一时间，竟有传言，做得文学馆的僚属便算是一只脚跨入了仕途，人脉亨通，官脉延绵，更无须多言。

而值此多方角逐，伏线暗布之时，那宫阙中的女子依旧如初。金银灯树，映着墨黑眸底光晕，脉脉思念仿佛天玄霄汉中的水，柔软地流淌。

从前的孺人，如今的淑妃，她是大内宸宫中最受恩宠的女人，她所居的灵华殿是皇帝龙舆每日必往之所；她是佳丽三千中最神奇的女人，皇帝每日必定亲往，每日也必定不会留宿，仿佛对弈论茶琴瑟歌舞便已是男女夫妻间心满意足的欢愉，欣然驾临，开怀而去，眉目含笑；她是九重传说中最诡谲的女人，她温和，她平易，她不爱与人来往，往日冷僻的西苑如今因她而繁盛，却又始终似一方隔绝尘世的天地，外人难以靠近；她不爱笑，没有人见她开怀地笑过，轻抿樱唇，眼波流转下深埋的忧伤，无人能懂。

只有她自己懂得。她只是个女人，和所有最平凡最普通的女人一样，有心，有爱，有奢望。那些少女时痴缠的梦幻偶尔仍会萦绕心头。转眼荏苒，已是双十年华。八年前，不，或许可以再回溯到更久远，十四年前，仿佛一切都缘起于那似真似幻的一眼相望，一望，便注定般将一生的命运望了进去，飞蛾扑火，宛若一场

豪賭。

而今她却在这里。她是今上的淑妃，他是名冠天下的凤阳王。他是皇帝的亲信近臣，皇亲国戚，他们依旧常能相见，哪怕只得遥望。可她却莫名觉得疏离，那牵着彼此的缘好似一缕轻丝，愈渐微薄，仿佛吹一口气也会散了。

如今她已学会了欺骗，学会了伪装，甚至学会了专宠椒房的媚惑，唯独有一样她怎么也学不会。她学不会遗忘。

那些曾经的柔情相许犹在眼前，依旧滚烫得令人心悸。她要如何遗忘？忘了，只怕再没有多向前一步的勇气。

可是他呢？

难道，他已经忘了么？将她遗忘在眼前这冰冷的角落，愈来愈视而不见……

新隆二年仲秋夜，她点了满殿满堂的灯树，躲在火树银花中间，希求一丝幻想中的温暖。

无处可团圆。

当那个男人从身后将她拥入怀中时，她才惊醒过来，忆起自己推却了月下的夜宴。

“听说你身子不舒服，朕来瞧瞧。”李晗将她整个圈进怀中，与她同坐在灯火环绕之央，揉着她的手低语，“天转凉了，身上不好，也不多披件袍子。”

“陛下，妾没事。”宫人捧上羽织翠线的披袍，墨鸾依着李晗的意将之披了，柔声劝道，“陛下返回宴席去吧。”

李晗微微一笑，“列位臣工在玄武门，皇后与诸妃嫔在甘露殿，你叫朕返哪一边去？”

墨鸾微怔，颌首不应声了。

“你与朕同去吧。”李晗揽着她，无限依恋地在她耳畔轻哄，“教坊司于玄武门下设了歌舞杂技，还有宫人们拔河为乐，十分有趣。”

墨鸾垂目婉拒，“陛下若是返玄武门去，理应由皇后随行，妾不敢僭越。”

李晗只拉着她不放，“若说，你兄长此刻也在席上，你还不么？”

“哥哥他当真在？”墨鸾闻之，不由得抬头问出声来。

李晗静看她一瞬，叹息。“你呀……”他抚着她绸顺青丝，“善博已陪着十二妹先回府去了。十二妹如今有喜，身子愈发沉了，这么闹腾她受不了。你说，十二妹要生个小郎君，还是小娘子？”

肩头细微一颤，刹那呆愣，面颊却早已酸麻一片。墨鸾有些慌乱地深吸了两口气，扭过头去。“真好……儿，女，不都挺好的么。”她喃喃地低语，勉力想要笑

笑，冷不防，才压下的泪却先滚落下来。

“还这么恋家。”李晗笑着以手拭她泪颜，“这么恋家的女儿，除了你，朕也就只见过阿咏。她那时候，提也不许人提，好似巴不得赶紧忘干净了。你们都不像阿琉，合该她出省都懒得回去多待。”他忽然顿下来，凝着她的眼，低叹，“有时，我都会觉得，你们心里都藏着故事，只是不对我说。在你们眼里，我究竟是什么呢？从前的东宫，当今的天子，还是……你们的夫君？”

“陛下！”

他忽然说出这样的话来。

墨鸾惊得浑身一震，正身便要俯拜，却被那温暖臂弯牢牢拥住。亲吻柔柔落在面颊，起初，仿佛只是要衔去涌落的泪珠，渐渐地，便绽开去，宛若愈开愈烈的火花，沿着柔嫩肌肤烙下。男子炽热的吐息宛若浸了毒的烈酒，从耳畔漫开去，将她灭顶淹没，窒息的疼痛，令人彷徨无措。

“阿鸾，朕等你三年了……你还要朕等多久，才肯敞开心怀……”

如斯探询，好生寂寞深情。

暧昧的温度从指尖蔓延开去，在心脏搏动的位置一寸一寸揉下，渴求回应。

“陛下……”墨鸾忽然慌乱起来。

不一样，与往常不一样。

这才清晰地察觉，即便是再温柔的男子，当他决意不再纵容放手，你便挣不开，逃不掉。往昔推拒游走，只是顺从与等待，但绝非没有尽头。

更何况，这人天子之贵，九五至尊，又有几人胆敢忤逆如她？

或许恃宠而骄，或许仁至义尽，或许……

他拥着她倒在轻纱层叠之间，帷幔重影，灯火映着眼底波光，焰色渐至旖旎，浅香弥漫……

猛然间，眼前一暗。

那生辉的灯树竟翻倒下来，一架接着一架，竟仿佛被利斧砍伐。轻纱染霞，火光陡然大盛。

“陛下！危险！”惊骇刹那，她高声惊呼起来。

应声时，开满火花的银树已倾斜而下。

震惊之下的李晗，下意识背身将她挡在怀中。

闷声一响，分不清撞击声与痛呼。

越过他的肩头，她看见，一道寒光在洒落流火中暴起……一把匕首！

火光升腾，光影间渐至清晰的，是名青衫宫女。



正值仲秋佳节，灵华殿下宫人多半都被墨鸾放了假，任由他们偷得一夜闲散。

殿中宫人甚多，这宫女，墨鸾并没有什么印象。

眼看匕首就要刺在李晗后心，墨鸾情急，随手抓起斜在地上的一支小灯盏向那女子砸去。

银打的灯盏和着未洒尽的灯油劈面而来，那女子自然回手去挡。

就此短暂空当，墨鸾一把将李晗推到一旁，扑身扼住了那女子持刀的手，一面高声唤人。

她绝不能让李晗在她这儿发生什么意外，一旦牵连起来，为有心之人利用，必是说不清的祸患，第一个要受其害的怕就是白弈。

李晗似乎被灯树砸晕了，尚自摇晃着辨不清方向，听见墨鸾呼喊，惊得捂着后脑抬起头来，眼前昏花，视线仍有些茫然。

但事态已容不得他发愣。那手持匕首的女子被墨鸾扼住，欲脱身而不得，于是发出古怪的啸声来。瞬息之间，五个幽影从红火缠绕的残纱之后显了出来，俱是着青衫的小宫女，一个手持白绫，另四个扑上来便死死拖住李晗手脚。那条白绫蛇般摆尾一溜，已绞在李晗颈项。

原来竟是声东击西！

“陛下！”墨鸾惊声呼喊。

那持刀宫女趁她心乱神分，猛一把将她推开，举起匕首便向李晗鹰扑而去。

混乱突起，李晗早已慌了，又被勒得喘不上气来，七荤八素时，眼看利器已至，也只来得及惊骇大叫一声，先晕了过去。

墨鸾被重重推倒一旁，翻身再想去拦，也已是来不及了。

千钧一发之际，忽然，一条人影厉喝一声，闪上前来，迅雷不及掩耳，劈手截下那宫女匕首，顺势一掀。那小宫女整个人已飞了出去，撞在柱子上摔回地面，一口鲜红的血便吐了出来。

是白崇俭。只见他再起掌一击，将还正勒着李晗的宫女拍翻在地，就着一抽那白绫，一手扶了李晗，另一手反缠住那宫女，将之带至近前来。

不料那宫女却忽然嘴角流血，双目僵瞪。

白崇俭心下一惊，忙大呼，“留活口！”

随后赶来的卫军涌身扑上便去拿余下几名宫女，然而到底迟了一步，不过刹那，几名女子已先后吐血倒地，竟各个咬牙服毒而亡了。

“娘子……”殿外一个细弱声音飘来，素约瘦小的身影在门前一探，便大哭着向墨鸾扑来。她一头钻进墨鸾怀里，哽噎得语难成调，抽抽搭搭说着：原是她捧了点心和甜酒来，还没到殿前，已瞧见火光，又听见厮打呼喊声，慌忙奔去喊人，不料整个灵华殿

竟似空了一般，她吓得没办法，一路哭喊出去，幸好先寻着了白崇俭……

墨鸾惊魂未定，下意识向白崇俭望去。见白崇俭神色凝重，忽然心下一阵莫名寒战。尚未理清思绪，已听白崇俭喝令，“快！死了的都扔火里烧了！”

卫军们听令正要动手，猛然，殿外却有人先声一步叱道：“大胆！谁敢妄动！”

语声未落，皇后宋璃已当先步入殿中来，随后跟来的宫人、卫军，转眼已将这宫殿围了起来。

白崇俭尚自扶着晕厥过去的李晗。李晗颈上一道青红淤痕清晰可见，下方寸余长的伤口还渗着血。

“陛下！”宋璃眸光大震，三两步上前，一把抱住李晗，顾不得其他，一手摀住那伤处，一面大呼御医。她抬头瞪着白崇俭，却是不发一言，唯有眸中怒火升腾。

白崇俭眉心一跳，静了片刻，缓缓起身退了三步，再俯身拜了下去。

宋璃依旧不发话，只是抱着李晗。白崇俭也不敢动。跟随两方而来的卫军们亦不敢轻动，只好相对而立。当场顿时僵寒，诡异弥漫。

这般情景……墨鸾默然看着，心底陡然又是一颤，渐渐沉了。

直至御医赶来，替李晗理伤毕了，又传唤龙舆将他抬往正宫宁和殿，宋璃这才站起身来。宫人们早已扑灭余火，她缓缓踱着步子，将四下——打量清楚，转而复看向白崇俭，沉声质问：“将军方才说要烧了什么？”

白崇俭一默，低头没有应话。

宋璃也不待他答，又看向墨鸾，问：“这几个奴婢，是什么人？”

墨鸾本欲辩解，却见宋璃近身的女史已在搜检尸体。她略怔了一瞬，微哂，当即缄口。

不一时，两名女史果然复禀，五名死去的宫女均为灵华殿下属，又奉上符佩为证。

“淑妃，你不与我解释一下么？”宋璃语意已冷。

墨鸾抬眼，见宋璃满眼含恨，竟是一副盯死了仇人般的神情瞪着自己，不由得又是微怔，依旧什么也没有说。

形势忽然这般异变，素约被惊得不轻，慌忙向宋璃拜道：“皇后殿下明鉴，真的不关妃主的事。各宫各殿都有那么多青衫，若是歹人有心混入，妃主哪能各个都关注到。”她又哭着将前事说了一遍，“妃主自己也险些被刺客所伤，又怎会是主使？”

不料，宋璃反而乖戾大怒起来。“险些！”她冷笑一声，叱问，“我正想问问，为何陛下伤至如此，淑妃你却毫发无损？”

“仲秋御宴你不去，将这灵华殿中的宫人全都遣开，你想做什么？”

“为何这奴婢跑出去，如此巧合，就撞上你的‘自家人’？”

她厉声如此质问，素约呆了好久，哭得说不出话来，还想强争，被墨鸾一把拽



下，不许她再多言。

宋璃迫上前来，盯着墨鸾冷道：“你好似打定主意不说话了。”

墨鸾俯身拜道：“妾心不亏，就不必多说多错了。大小一应听凭皇后处置。”

听她如是说，宋璃仿佛心有震动，定定地只是看着她，不知所思。

忽然，白崇俭道：“是非曲直，待至尊醒转自然便清楚了。皇后不妨将末将等禁闭，留待陛下裁断。”说着他便先解了佩刀，抛在地上。随行卫军见状，俱解了兵刃，抱拳而跪。

宋璃身旁一名女史先斥，“将军不闻《周礼》云：后帅六宫？帝主朝，后主内。皇后掌六宫全权。将军此言莫非想借宅家威仪胁迫皇后殿下么？未免放肆了吧。”

白崇俭闻之并不声辩，却也不见妥协。他与诸卫军皆行军礼，兵者，归辖于天子。宋璃静盯着他，复又打量墨鸾，一时也不见发话。

正值此僵局，忽有内侍通报：三公携诸臣问询至尊安泰。

宋璃眸光一闪，便即道：“请三位国老转告列位卿家：陛下不胜酒力，已先歇下了。佳节良辰，诸卿尽欢自便，就散席归府团圆去吧。”她看一眼墨鸾，吩咐身旁宫人及所率卫军，“戒严灵华殿，陛下醒转前，无我的令，任何人不得出入。”她又盯住白崇俭，冷道，“将军是陛下的将军，妾不敢私意驱驰处置。陛下如今龙体有恙，就委屈将军暂且殿外候着吧。”言罢，她拂袖转身先出去了。

墨鸾眼看着宫人们将五具尸体拖走，直至殿门紧闭。殿中忽然空寂，只余她与素约两人，面对一室火后残景。

“为什么这样？我们明明什么都没做错！”素约趴在墨鸾膝头抹泪大哭。

墨鸾轻抚着素约肩膀蹙眉轻叹。

为什么？

这世上有许多事原本就没有为什么。日子久了，就见怪不怪了。

她也不知过了多久，只知素约哭得累了，扑在她的怀里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忽然，殿门却打开来。

脚步声惊得素约一颤，跳了起来。

只见跟随宋璃左右的一名女史，领了三个宫女步进殿来。三女人手一方鎏金雕花玉盘，盘中分别盛着一只白玉酒壶、一小块团圆饼、一条白锦帛。

墨鸾心下一震，已听见那女史道：“请淑妃主自便吧。”

“你矫令！皇后方才还说要等陛下醒转再来做处置！”素约终于由惊转怒，一把死死抱住墨鸾，瞪着面前宫女咬牙喊道。

那女史不为所动，全然是一副只等着墨鸾就死的模样。

墨鸾盯着那团圆饼出神好一会儿，竟微笑起来。



“好手艺。饼皮金黄，瓣瓣如莲。若是吃了它就真能团圆，倒也是一桩美事。”她看一眼那女史，笑问，“可容我梳妆么？”

那女史淡淡应道：“妃主是名冠六宫的美人儿，打不打扮，关系不大吧。”

墨鸾了然叹息，伸手去取那块饼。

不料，素约却忽然扑上前来，一把抢了那饼来硬塞进嘴里！她强咽了饼，又将酒壶夺来要灌。

“素约！”墨鸾大惊，慌忙阻拦。

但素约已跌倒下去，玉壶砸碎，酒液沸腾着洒了一地。“娘子……”她浑身战抖地抓住墨鸾，指甲甚至掐进墨鸾肉里。她十分痛苦地喘息，乌红色的血最先从她的眼睛里渗了出来，接着是嘴角、鼻子、耳朵……不止七窍，她的皮肤渐渐浮现出妖异的青色，血管泛黑凸起，眼珠也一点点鼓起来……但她却仍没有死去。她挣扎着，唤着墨鸾，似还想说，却再说不完整的话来，只剩下断断续续的哀呼轰鸣。

如斯惨状吓得墨鸾心神俱裂。

便是要人性命，又何必如此歹毒？

她紧紧搂着素约，不知该如何为之减轻痛苦，唯有不断唤着，素约，素约……

宫人们扯着白锦就要来绞她的脖子。

瑟缩在墨鸾怀中翻滚的素约忽然挣起半个身子，一口咬在其中一人手上。

那宫女惨叫一声，抱着手逃到一旁去，手背牙印清晰可见，竟冒着紫黑色的血！

素约满脸是血，突起的眼珠上血丝遍布，却仍牢牢护着墨鸾，决不许人靠近。

忽然，她身子挺了一挺，向前仆倒下去……

墨鸾一手揽住她，不让她摔在地面，另一手握着从髻上拔下的银钗，钗尖已成乌黑，仍有残血滚落。俯面时，满脸泪湿。

素约却咧开嘴笑了。她努力抬起手，仿佛想要替墨鸾拭去泪水，却终于还是在半空垂落，彻底静在墨鸾怀里。

“你们……可满意了？”墨鸾将素约平放。她站直了身子，披散的青丝衬着惨白面庞，泪光映着乌黑眼底的精光，愈发诡秘难明。“来吧。你们要杀的，不是么？”她步步走上前去，掌心攥着的银钗好似尖刀，在殿中微弱昏黄的灯火下，寒动。

若真已是退无可退，便前进一步，又何妨……

章四六 灵华乱

以德报怨，何以报德。



“你上哪儿去？”

东阳公主府抱月堂上，婉仪方用罢婢女奉上的汤药，在榻上靠舒适了，眸光转时，见白弈尚穿戴得齐整，似要出去，不禁出声问询。

白弈闻声站住，笑应，“只是上园中透透气。方才多饮了几杯，头晕得有些闷。”

“才饮了酒就吹冷风，要头痛伤风的。”婉仪一口不允，便即命侍女们再盛解酒茶来。“你来替我瞧瞧。”她拾了绣工，半显娇嗔地望向白弈，唤他近前来。

白弈只得返身在她身旁坐了。婢女正奉上热茶汤，他接过来饮了。婉仪又忙呼侍婢来替他除冠更衣。“不忙。”他拦了众侍婢，将她们遣退，向婉仪手中丝绣看去，一看，不禁莞尔，“你这绣的什么？”

“孩子的兜肚。”婉仪道。

“我知道。”白弈笑道，“我是问你这兜肚上头——”

“好啦！你怎么也跟母后学，笑了我多少年了！”婉仪微红了脸，负气瞪了白弈一眼，“好歹也进步许多了吧，我说这个是鸳鸯就是鸳鸯。”

“好好好，是鸳鸯，是鸳鸯。你不是嚷累？还不快睡下。明日再绣你的‘鸳鸯’，它们又不会飞了。”白弈无奈，笑着扶她躺下。

“孩子总闹腾我，我睡不着。”婉仪拉住他手轻轻放在腹上，满脸幸福甜腻。她望着丈夫的眼睛，轻声昵语，“你说……他这么好动，应该是儿子吧……”

“女儿也好啊，我喜欢女儿。”白弈回握住她手轻哄。

“怎么，咱们已经有位白淑妃了，你还想要个小王妃么？”婉仪仿佛说笑般一问。

“王妃？”瞬间，白弈眼底泛起一抹寒光，“哪里的王妃？吐蕃？还是西北草原？总不能是高句丽吧？我朝有兵有将，嫁女和亲这种事，大可不必！”他说得低缓，仿佛平和，字字间却有迫人冷意。

话音未落，婉仪已是浑身一僵。“白郎，你……你说这种话——”她猛抓住白弈的手，紧紧盯着他，只觉嗓音发涩。

“我说什么了？”白弈瞬间换了笑颜，十分无辜，他抽手抚了抚婉仪面颊，“逗你的，快睡。”他说着拽了锦被来替她盖好。

“你就慌着哄我睡。我睡了，你就好走了是吧！”婉仪又惊又恼，不禁心酸，“好啊。我睡。反正都怨我，牵累大王早归没见着想见的可人儿。大王要走就走吧。别在这儿气我们娘儿俩了。”她索性将头埋进被褥里，翻身背过去。

白弈盯着婉仪看了一会儿，沉叹一声，将她拥入怀中，也不再多言，只是静静抱着。起先，婉仪还要挣扎，见挣不开，便渐渐不挣了。

良久，他听见婉仪轻道：“这鸳鸯，慢慢地绣呀绣呀，总有一日也能绣得好吧……”那声音隐约已有压抑哭腔。

“……傻话。”白弈轻拍着她肩膀，轻哄，“你睡吧，我不走。”

婉仪翻身钻进他怀里，枕着他手臂，将他抱得愈发紧了。

约莫片刻，白弈觉得婉仪已睡沉了，正想悄然起身，忽然察觉外间有人。他向外瞧了一眼，见婢女青飞正立在门畔，似有事要报。他又仔细试了试婉仪鼻息，轻轻拉开她的手，不料，才一有动作，婉仪便惊醒过来。

“怎么了？”婉仪一把抓住白弈，视线一转，已瞧见青飞，立刻又提高了声复问了一遍，“怎么了？”

“什么事，说吧。”白弈无奈，只得令道。

青飞得了主令，才报道：“谢公府上来人了，给大王送来一盒团圆饼，请大王与娘子趁鲜尝尝。”

白弈微一怔，“谢公可还有别的口信？”

“不曾有。”青飞摇头。

饼盒很快便送了上来。白弈打开来一看，不禁皱眉。盒中只有一块饼，做得比普通的饼都要大些。

白弈心一沉，已知必定是出事了。仲秋宴上得知墨鸾并未出席他便觉着似有不妥，无奈婉仪偏要先回来。他心中牵挂不宁，本想设法见墨鸾一面，不料谢公府上已先有信来。半夜疾讯，不知究竟凶险几何。

他命青飞取了刀来，将那饼切开，果然从中取出一纸信笺，展信，瞬间神色大变。

“速告知傅将军，先给我围了宋府，余部玄武门前集结！”他冷声喝令，说话时，人已大步而去。

“出什么事了？你……你上玄武门集结什么？白弈！”婉仪震惊，忙想拦住他，却连他袖摆也未拉住。她战抖着拾起白弈撒下的信笺，顿时一阵晕眩。

宋后要杀淑妃。

“白弈！你疯了！你不能为了这个——”她喊着想追上去，忽然一阵强烈胎动痛得她心中一慌。被呼声唤来的侍婢，见状忙上来扶她。“我没事，快去将你们大王拦下！”婉仪撑着婢女的手，急命。

但婢女们却只面面相觑，无人敢应。

婉仪愣了一瞬，旋即苦笑。连她都拦他不住，这些小婢又能如何。他决意要做的事，谁能拦他？她深深吐息，强稳下心神，镇定令道：“备车仗。我要即刻入宫面圣。”

夜风不知从何处蹿入，鼓吹得满殿纱幔乱舞。火光明灭不定，似有幽魅暗生。

那被素约咬伤的宫女抱着手滚倒一旁，口吐脓血，半条胳膊已乌黑发紫。另两人望着墨鸾掌中还沾染毒血的银钗，瑟缩着不敢上前。

忽然，那女史从腰间抽出把剪刀扑上前来便刺。

墨鸾毫无畏惧，迎着杀锋而上，竟不躲不闪。

锋利穿刺肌骨，鲜血涌落。她却仿佛觉察不到，猛扼住那女史的手，又向前送进寸余，不许拔出。

女史万万料不到她竟会如此，一时大惊，便用另一只手来拉扯。

只此瞬息，墨鸾已狠狠刺了出去，一下贯穿了那女史赤裸的颈项。

被毒素浸染的血液喷溅而出，刹那，她甚至错觉听见了喉骨碎裂的声音。

那女史瞪圆了眼，双手捂着脖子，仿佛仍不能相信已经发生的事实，浓黑的毒血便从她指缝中奔涌而下，她倒了下去，痛苦地翻滚哀号。

余下两名宫女终于发出崩溃的嘶鸣，不顾一切地转身夺门而逃。

墨鸾踉跄一步，似是要追，但终于还是跌倒下去。利剪仍插在胸口，鲜血不断涌出。她颤着手握住剪刀试了一下，立时双眼发黑，呕出一口殷红，筋骨撕扯得疼痛……

灵华殿外堂上，宋璃已命了宫人彻底搜抄，正等复命，忽然，却有侍者来报英国公蒯谦请见。

宋璃本欲回绝，但拗不过蒯谦执意，不好拂了国老重臣的颜面，只得命人传